

書叢學文友良

一个女兵的自传

谢冰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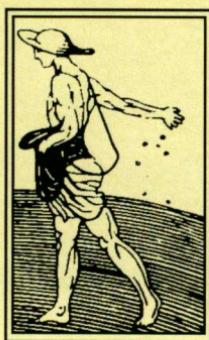


良友书评：冰莹女士是参加实际革命过来的作家。她的身世和经历，就是一首悲壮的诗，一部动人的小说。描写一个生来就富于反抗性的女子，刚从封建的家庭里挣扎出来，又在社会上受到种种打击和挫折，可是她丝毫不灰心，只是不断地前进！是一部深刻动人的传记小说。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一个女兵的自传

谢冰莹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女兵的自传 / 谢冰莹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3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04-5

I. ①— … II. ①谢…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7346号

一个女兵的自传

著者	谢冰莹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聂福荣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地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本	620×920 1/16
字数	135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13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13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3504-5/I · 344
定价	26.40元

CRJ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微博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angbook.com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舒乙题



原丛书主编：赵家璧

特邀顾问：舒乙 赵修慧 赵修义 赵修礼 于润琦

出品人：马连弟

监制：李晓琤

执行：张娟平

统筹：吴晞 姚兰

装帧设计：赵泽阳

特别鸣谢（按姓氏笔画排列）：

韦韬 叶永和 李小林 沈龙朱 陈小滢 杨子耘

张章 周雯 周吉仲 舒乙 蒋祖林 施莲

姚昕 俞昌实 钟蔚 郑延顺 赵修慧

以及在版权联系过程中尚未联系到的作者或家属

特别鸣谢：

上海鲁迅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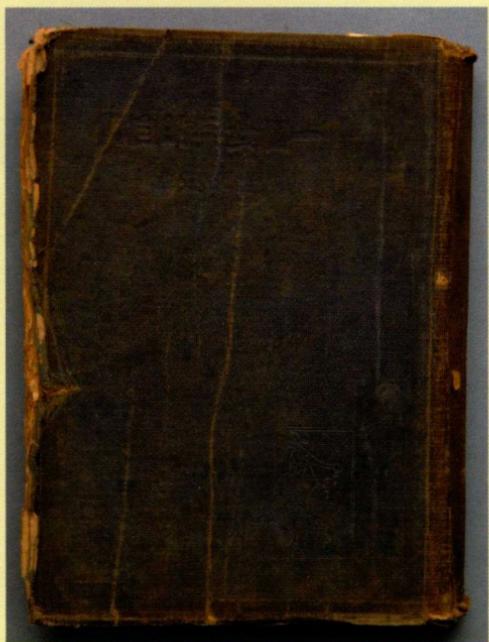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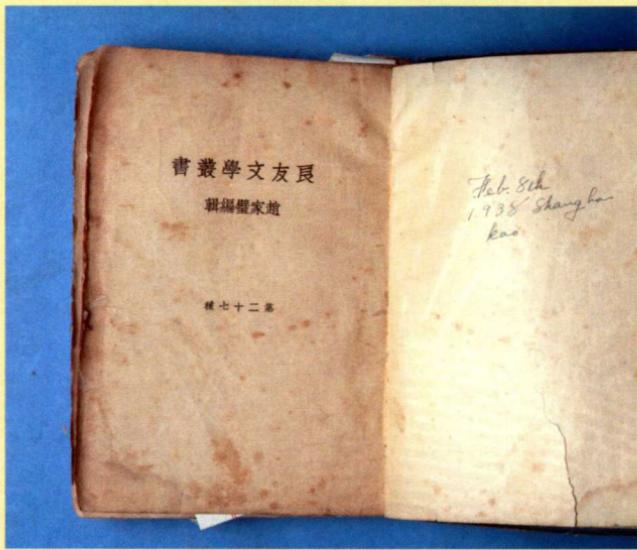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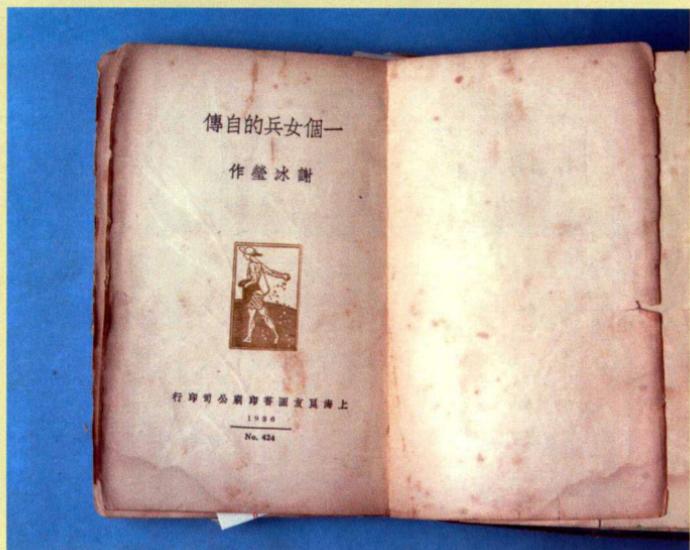
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精装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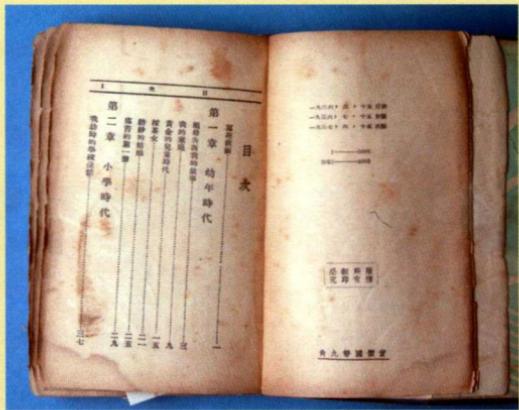
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编号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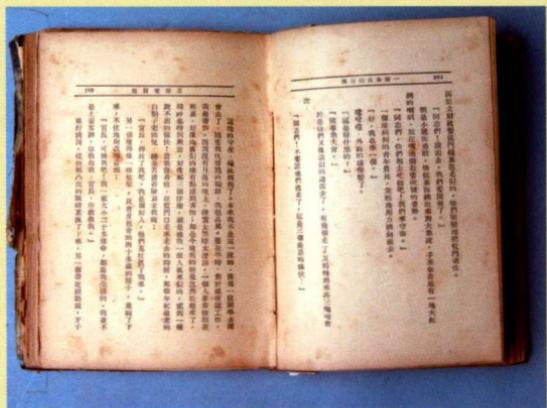
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扉页



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内文



良友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版权页和目录页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
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 (1) 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 (2) 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 (3) 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 (4) 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 (5) 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 (6) 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写在前面

这本书正如我的命运似的多灾多难，它是这样地难产，论起时间来的确有点惊人，在六年前就已经写好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的生活了；但那时我绝没有想到要出什么自传的，也许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的原故。我始终觉得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实在没有出版自传的必要。去年暑假从日本归来经过上海时，良友的编辑要求我把它在良友出版，为了经济的压迫，我当时也曾想到如果回到故乡——新化——去住些时，也许在那寂静的简单的环境里，我可写一点过去值得纪念的生活出来的。谁知后来又跑去南宁当教书匠去了，在那种白天上课，晚上阅卷的时间中，不但没有写文章的心情，而且连写好了的一点旧稿，都没有时间来修改。今年回到长沙，我下决心要在三月底以前完成这部稿子，不料这可恨的脑病，又偏偏和我做对，每天写不上三千字就晕眩得抬不起头来；加以素来健康的特突然大病了一场，我一面要

侍候他的汤药，一面又要招待来探望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诸君，我那时心乱如麻，有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自然，写文章这回事，早已置诸脑后了。

半月以后，特慢慢地恢复了健康，而我又病了！不得已，只好写信给良友解约不出版了，但良友方面说广告早已登载出来，不能失信于读者，所以只好匆忙地完成了自传的上部寄给他们。

当读者诸君看到这部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失望的，因为这只是我生活的一部份，而又因了写此书的时间先后相隔太久的原故，所以有许多地方不相连贯。最使我痛恨的，是在东京被难的那次，被敌人没收了三万余字的大学生活。我有这样的怪性：无论写什么文章，只能一次写成，如果遗失了再补写，这在我简直比上天还难。因此自传的上部就只写到漂流到上海为止。本来还想继续写点来到上海以后的生活，但为了病，只好中止，且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写吧。

很对不起读者诸君，在本书第五章《家庭监狱》里，曾漏了一段比较有趣味的故事，现在且写一点与它有关系的话在下面吧。

是去年的秋天，一个大雨滂沱的黄昏，有四位在南宁粤华小学念书的小朋友淋着雨来访问我，其中一个叫做唐少凤的忽然问我：

“我们很想知道你第四次逃奔是怎样实现的？”

我当时怔了一下，睁大了眼睛呆望着她们，竟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因为我想不到她会问我这么一个难题的。停了很久，我似乎很难为情地带着不自然的音调回答她们：

“这是一个很秘密的故事，我从没有向问起我的人公开过，但我今天要忠实地告诉你们，我是扮演了一幕新娘子戏才逃出来的。”

“是真的吗？那么用什么方法逃走的呢？”

她们一齐惊讶地问，这时我只笑了一笑，再也不开口了。一直等到她们着急得要跳起来的时候，才回答她们说：

“暂时给你们一个预约吧，过些时我将详细地写出来给你们看。”

究竟希望是能骗人的，虽然她们得到的是那么一个渺茫的预约，然而终于带着满意的，愉快的微笑而回去了。

这次在《妇女生活》上看到白薇坐红轿子做新娘的那段自传，我不觉哈哈地大笑起来，原来我还有一个同志！很想把自己那次演傀儡戏的经过也写点出来，但为了某种环境所限制，只好留待将来再补写。

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写实之作。然而中国的环境不比欧美，甚至连日本都不如，